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如此京華 第四十一回 怒馬嘶風流氓變色 輕車踏曲志士換形

卻說燕尾生本是個挾彈走馬的俠少。京師逢春秋佳日，那些侯門子弟，一個個都是錦韉寶鞍，在十剎海一帶馳逐角勝。初本是貴介練習馳（騎）射的意思，後來騎射漸廢，一班風華少年借著這名目，賭酒獵豔起來。因這一來，人品也漸漸雜了。

春秋佳日，一到斜陽欲下時候，噴沫騰，絡繹道上，慢慢的係在綠楊陰下，一匹匹皆是京師名駿。那騎馬的也有虬髯虎軀似京東大漢的，〔也〕有縛袴短衣似市上游俠兒的，最尊貴的便要算是方大公子。

這位方大公子與韜庵是同母兄弟，性質卻截然不同。韜庵每天同幾個名士廝混著，不是看花小集，便是刻燭傳詩，是金石刻畫的專家，猜詩打鍾的名手。要同他講馳馬試劍健兒身手，則便謹謝不敏了。大公子喚健齋，性情卻與乃弟成了個反對，沒一天不在馬背上坐著，要有一天沒馬給他騎，卻比沒飯吃也難過。並且生性好勝，不肯讓人。但凡見了名馬，無論是那一個的，總千方百計到手為止。所以方府馬廄內的馬，甲於京師。

健齋每天揀著騎一匹出來，要有好馬，便也歡然跑上幾趟，要沒有好馬時，他便據鞍顧盼，大有俯視餘子之概。

這天他騎一匹青海驄，帶了兩個家人，到十剎海一個絕精緻的茶棚下。伙計是認識他的，忙送過一個狼皮褥子來，引他到棚前一張椅上坐了。家人自將青海驄籠著，立在旁邊。他見堤上已有七八匹馬在那裡緩緩溜著。那些騎馬的一見他來，都翻身下馬，迎將上來，笑道：「大公子好興會，把這寶馬都牽出來哩。」健齋微笑不語。

一個馬夫般的人搶上來道：「小人今天同一個南方客人賭著。他那匹騾是西直門外張雲龍鏢號小黑張的，削鐵般四隻蹄子。小人那匹青馬才上了膘，怕賭不過他。大公子你賞個臉，將這寶馬借給小人罷！」健齋見是馬回子，道：「你同人賭，卻來借我的馬。贏了是你的彩，輸了是我的馬，主意倒也好！」

馬回子快快的道：「既這樣說，待小人先將青馬試一試，不濟事時再來請公子的示罷。」說完，遙指著長堤盡處道：「公子你看，這人來也。」

健齋舉眼看時，見遠遠一騎，風颯颯滾滾，如跳丸飛矢一般，轉瞬已到眼前。馬上一個英姿颯爽的少年，將韉輕輕一扣，早已滾鞍下馬，向人叢中一笑道：「那一位馬兒？」馬回子迎上去道：「燕先生，小子竟斗膽了。還沒會過，卻約著先生來賽馬。四海之內皆兄弟也，我們不客套罷！」原來那來的，正是尾生。馬回子這次面也不識的請他來賽馬，究竟是件什麼事，暫且不表。

尾生聽了馬回子說話，笑了一笑。卻一眼看見那青海驄驕首揚鬣，非常雄駿，旁邊又坐著個華貴少年，暗暗點了點頭。

向茶棚中要了塊手巾，將臉抹了一抹，躍上馬，回頭向馬回子一笑道：「領教了。」那馬便潑開四蹄，向堤上去了。馬回子自知青馬萬跑不過他，照平常便應該說一聲抱歉，托故藏拙了。

只今天卻有個古怪意思在肚裡，不管輸贏，笑嘻嘻的向茶棚後面牽出那匹青馬，一樣翻身上馬。

那長堤連繞著十剎海一周的馬路，約有三里光景。他的馬到堤頭時，尾生的馬已從那一頭跑將回來。看看臨近，尾生輕輕一兜，早已兩馬相並。馬回子見了，心裡兀自暗暗喝采，卻不肯露出面上來。尾生立馬笑道：「馬君，你那馬的肚帶怕太寬了，跑長趟兒要走鞍呢。」說著腳不離鐙，就馬上翻落半個身軀來，替他將肚帶繫了一緊。馬回子不覺一驚，卻也放出手段來道：「不敢當，待小子自己來罷。」說時也腳不離鐙，俯下身子，將肚帶摸了摸。尾生笑道：「我們從這兒起，到才在那裡的茶棚為止，差不多也有五里多，只我們兩個人跑著不太寂寞？盡有人在這兒，何不請他們一起來玩一回呢！」馬回子拍手道：「不差，不差。」將手一招，七八匹馬便一齊放轡奔來。

尾生見那些人都是短縛袴的惡少，便將馬一扣，扣（落）後幾步，讓他們鑽在前邊道：「放轡罷！」說沒有完，幾十個馬蹄，翻雲踏風而起。先是一匹黑馬搶在前邊，第二便是馬回子那匹青馬，尾生按轡徐行，慢慢的跟著，讓群馬一齊過去。

看看第一匹馬離茶棚只有半里多路了，尾生將兩腿一夾，放鬆一轡。那馬長嘶一聲，一束馬尾抖了幾抖，直搶上去。前邊的七八匹馬一掠眼便落在後邊。追到第二匹馬時，那黑馬已漸漸支持不住。馬回子的馬與那黑馬頭頸相錯，差不多趕出頭去，不覺大笑道：「燕先生再不趕便要有僭了。」尾生笑道：「來了。」說沒有完，馬已衝回子過去。

回子故意讓他過去，卻向尾生的馬臀上狠命一鞭。那馬吃著痛苦，便直向健齋坐的椅子撞來。尾生不防他這一來，要扣也扣不住，「唵啞」一聲，把健齋身旁的桌兒椅兒碗兒盞兒一齊撞倒。健齋被怒馬鼻孔中的熱氣一噴，把眼鏡濛住了，要避也來不及，兩隻馬蹄便直踹上來。尾生知道闖禍了，顧不得危險，從馬背上飛將下來，提著健齋領根向旁邊一擲，大喊一聲，搶住嚼口。那馬已發了性，吃尾生拉住，掀起前蹄亂撲。尾生狠命凝著全身氣力，鎮住了，那馬才長嘶一聲，兀然不動。

馬回子見大功已成，霍的跳下馬來，扶起健齋道：「這廝可惡得很！竟撞起大公子來。」健齋的家人見尾生撞倒了主人，早已一邊一個扭住了尾生罵道：「好大膽的王八，在公子面前撒起野來，這還了得！」尾生想這原是自己差的，便擺脫了兩人，要上去扶健齋。卻吃馬回子攔住，瞪著眼冷笑道：「你好！」

馬已到了，還使著死勁的一鞭，不是有意要撞人？大公子須不是同你有什麼大仇，你這一來，多管是受了誰的指使，特地來尋事的呢。」說時，舉著手直揪上來。滿意健端說一聲可惡，立刻有那些家將並預備下的一班兄弟們一擁而上，便不把尾生打個半死，也挫折了他數載的威風。

那知健齋先前見尾生時，見他舉止軒昂，顧盼甚偉，早已合了意。如今見他力控奔馬，越發羨慕了。自己又沒有傷，經這一來，正好做個由頭來結交他，那裡肯受馬回子的播弄，正色向馬回子道：「你少發昏罷！誰沒見你將這位的馬夾臀一鞭，才出起趟來。我還沒問你，你倒尋上別人來哩。」一壁說，一壁笑向尾生道：「好襠勁，要不是足下，兄弟便難保了。」說完，又問尊姓大名，寓在那裡。直把個馬回子弄得吐了舌頭伸（縮）不回去，自己鑿著爆栗，掩旗息鼓，帶著一群黨羽低頭縮頸的去了。

這兒健齋見尾生既擅神力，又富文采，越看越愛，硬教家將替他拉著馬同到自己家裡。說不盡的酒滿金樽，香浮玉碗，曼歌緩舞，綠倚紅偎。尾生到此時候，不覺歡然酬對。想平日求而未得者，不圖翻被馬回子玉成了。從此推襟送抱，尾生的蹤跡，沒一天不在健齋左右。一時衣服也華麗了，舉止也闊綽了，應酬也圓到了，一班故人像荊漁陽等也日漸疏遠了。

別人不打緊，只有那荊漁陽是常同尾生一起，平日直心快口，全沒一點城府的。如今見尾生變了一個人一般，不覺自己也不信自己起來，想：「難道眼珠兒生在前門石獅子頂上去了？」

怎便認識了這半截英雄。」初還含忍著，後來見尾生與健齋出必同車，人必接席，整兩三個月不到寺裡，簡直安心貼意做大公子門客去了，便再也忍不住。發一回狠，將胸脯一拍道：「戒什麼鳥酒！他的話也值得聽？」從此每日大醉著。一天正喝得醺醺在路上撞，忽見迎面一輛汽車，風一般駛到眼前便停了。

車中走下兩個人來，不是尾生隨著健齋還有誰？真是：